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Antonio Gramsci



汉阅学术文库

LETTERE DAL CARCERE

狱中书简 下册

田时纲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狱中书简 下册

LETTERE DAL CARCERE

Antonio Gramsci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田时纲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书简 / (意) 葛兰西著; 田时纲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8  
(汉阅学术文库)  
ISBN 978-7-5534-4811-4

I. ①狱… II. ①葛… ②田… III. ①葛兰西, A. (1891~1937) — 书信集 IV. ①K835.46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0444号

## 狱中书简

---

著者	[意] 葛兰西
译者	田时纲
出品人	刘丛星
创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策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顾学云
装帧设计	未氓
开本	650mm×960mm
印张	42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

出版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址	<a href="http://www.beijingshanyue.com/">http://www.beijingshanyue.com/</a>
邮箱	<a href="mailto:jlpg-bj@vip.sina.com">jlpg-bj@vip.sina.com</a>
印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4811-4

定价: 98.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读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汉 阅 学 术 文 库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根据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Editrice l'Unità, Roma, 1988) 译出

## 218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我对你在这几天就要做的手术表示良好的祝愿。我希望在我的信寄达你手的时刻，一切都顺利结束；你能给我拍发一个电报吗？我应当对你说，我仍未明白你备受折磨的困扰是什么。你对我提及了多次，但每次都是闪烁其词；你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医生对你疾病的态度而不是疾病本身，而我更关注准确地了解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医生对你诊治的态度。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认真看待我玩笑性的威胁——如果每15天我收不到4—5封信，我就不再写信了，更不要为此感到痛苦。这主要是对你的意志施压的一种方式，以促使你常给我写信，如果我事先知道你受着偏头疼和其他疾病的折磨，我就不会采用这种计谋。你知道一个新闻吗？从今以后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写信，而不是每15天。我真不知道怎样利用这种更大可能性；时间过得越长，我写信的愿望越小。我觉得每一天都在切断一根我同过去世界的新连线，而把许多切断的连线连接起来越来越困难。我认为我的性格（习惯于反应和同环境世界发生关系的全部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以致我本人在经历了缓慢的过程之后，已经不能准确地认识我的性格。此外，这种进程在我被捕之前已经发生两三次。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重要；我重新获准每星期一能写信，这才是最重要的。直至6月30日存折上的钱按如下方式冻结：20%被冻结，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余下的80%只能在购买食品时使用。这笔钱不能用来购买烟草和其他必需品；我认为只有通过“参谋部”才能付寄信邮资。为了支付非食品开支需要家里再寄些钱。在6月30日我有368.93里拉；其中73.78里拉作为“储备金”被冻结，这笔款大概是构成刑期期满可支配的500里拉款项的基础；余下的295.15里拉用于购买食品。我已有好几天不能抽烟，这种根深蒂固习惯（成为第二本性）的突然中断造成我某种神经骚动。只要你的

健康条件允许，我求你做好事给我寄一小笔钱来，不要超过50里拉，这笔钱够我尝试着按阶段逐步戒烟。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我就开始尝试戒烟，并取得一定成功。我认为在6月我的烟量是我抵达杜里最初几个月的1/3，是我在自由时期烟量的1/5。你看，即使你在医院准备做手术，我因囚徒的要求也不让你心静。我希望认为，正如你对我所说，这是一件令人厌烦但并不严重的事情。最亲爱的塔吉娅娜，我焦急地等待你近期的消息；你最好用电报或快递明信片通报我。

亲切拥抱你并爱抚你以减轻手术的痛苦和厌烦。

安东尼奥

1931年7月13日

## 219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正如你所见，我开始每周写信，而不是每15天写信，但我没有丝毫写信的愿望。此外，这也由生理原因造成；好几天酷热难耐，我睡得很少，严重失眠；阅读也不能吸引我。正如撒丁人所说，我像个无头苍蝇在牢房里乱转。我想直至星期六，或许到星期日，你仍在医院，因为我还没有获悉你的消息。我希望一切顺利，你解脱病痛。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7月20日

## 220

最亲爱的泰莱西娜：

我仍然没有收到我给妈妈两封信的回信。这一次你们的沉默给



我印象深刻。从我最后收到的来信中可以得知，近期妈妈的健康状况有波动。你们长时间让我焦虑很不好。我指望你并诚心诚意地求你，毫无隐瞒地告诉我一切，即使用只言片语。亲热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7月20日

## 231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从你7月21日明信片中的一个提示，我可以明白，你所做的手术比你原先想象的要复杂要痛苦。我更加高兴的是，一切进展顺利。你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痛苦，我相信你这样做并不艰难；我甚至认为你有时证明自己坚强具有某种体育趣味，即使这种证明可以避免。我收到你的汇票并衷心感谢你。你可以给彼埃罗写信说，我系统地阅读收到的两种英文出版物，并希望在掌握语言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几个月来我确实受到健忘症的折磨。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再有过去那样剧烈的偏头疼（我称作“绝对的”偏头疼），但取而代之的是更持续的脑力衰竭状态；表现为浑身乏力，头昏眼花，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力减退等。最好你不要再给我寄来新杂志，正如在最近时期你所做那样。我只想继续阅读一种刊物，由里维埃出版社发行的社会学书目杂志——《社会评论》，我收到1931年3月第一期，该刊每年出版6期。该杂志办得不太好，像里维埃这样享有信誉的出版社发行如此混乱的大杂烩，没有严肃的学科方向，甚至是衰退的标志。然而，为了有一本法文书目杂志，还因它比较小巧，售价又不贵，所以我想要。你可以给彼埃罗写信告诉他这一点。我还想要最近一期的《监狱法杂志》，这期刊登了新的监狱条例。该杂志在罗马由曼泰拉泰出版社发行，售价8里拉。如果你能

行走并愿意将杂志直接寄给我，可以到法律书店找到或设法弄到（我认为在普通书店很难找到）。不知你是否记得斯佩林-库菲尔书店订书单是否明确该期刊登新监狱条例。最亲爱的，如果目前你能活动并在罗马转转的话，我还要麻烦你：1.最好给我寄一点信纸和信封；我相信存货不多了；2.我希望你寄10盒瑞典火柴和10包卷烟纸。我期待着你的长信，根据你所作的许诺；直至今时（7月27日下午1点半）我还没有收到那封信。你确实应当给我写得长些，详尽一点描述你的健康状况，不要在医生和其他次要事情上兜圈子；我想要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消息，而不是个人的看法。请你记住，我曾担任一家日报的社长，因此我在这方面具有某种能力。当记者不是带来消息，而是离题万里地侃侃而谈，这意味着他在咖啡馆消磨了时光，而没有抓紧时间工作以获取消息；你的情况是，你不是一位记者，意味着你想要隐瞒某些事情。亲切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7月27日



### 最亲爱的朱丽娅：

再过几天德利奥就满7岁，而到月末朱利亚诺就满5岁了。对德利奥来说，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因为普遍认为7岁在个人成长中是个重要阶段。天主教会无疑是拥有丰富组织与宣传经验的世界性机构，它规定7岁儿童通过第一次圣礼郑重参加宗教团体，推测儿童对选择的意识形态首次负有责任，并对此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不知道你是否赋予德利奥的这一节日以特殊意义，从而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每年生日的深刻持久的印记。如果朱利亚诺不是只有5岁，如果不是不能（至少在某种限度内）在德利奥和朱利亚诺之间加以

区分，我认为此时应向德利奥解释：我在狱中和我为什么在狱中。我相信，这样的解释，再加上他已经具有某种责任感的事实，会对他产生强烈印象，无疑标志着他成长的重要日期。我不能确切地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想法。有时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想法一致；有时我觉得在你的意识中存在尚未解决的意见分歧：即是说（根据我有时的感觉），你在知识、理论上很好地理解，作为国家的成员有义务在特定领域代表并行使强制权力，以循序渐进地改变社会，尤其要培养新一代为新生活服务（即是说在特定领域行使国家在整个社会领域集中地行使的作用），而个人的努力在理论上不能同集中的普遍化的努力区分开；但我觉得实际上未能摆脱某些传统习惯的束缚，在解释人类新典型（他们能代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的出现及成长时，仍受自发主义的和自由意志论的观念影响。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但我也可能错误。无论如何，我希望在记起他们又长了一岁、他们越来越脱离童年而接近成年的日子里，你感到我同你和我们的孩子们心贴心。亲切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7月27日

## 233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我觉得你过分夸大我关于“切断的线”的表述，因此我想准确描述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感情关系世界已经习惯于我在狱中的观念，这一印象越来越深刻并具有确信的力量。没有相互作用就不会有这样的印象；我曾对你说过，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几次（自然，同监狱没有关系），确实如此。然而，在过去这种“决裂”几乎令我自豪，以致我不仅不竭力避免，反而有意

促使。其实，那时主要是为个性形成和争取独立所必需的进步事实；如果不断绝某些情感的联系，就不可能实现，由于我人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舞台完全改变。今天不是这样，主要是更具活力的东西；由于不是由我来改变文化领域，而是我在相同领域感到孤独，这个领域本身就应激起情感联系。你千万不要认为，个人感到孤独会使我陷入绝望或任何其他悲剧性的精神状态。其实，我从未感到需要道德力量的外部支持，以便在恶劣条件下仍能坚强地生活下去；今天更不需要，因为我感到我的意志力量达到更高、更具体和更有效的程度。然而，过去（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几乎为自己的孤独感到自豪，现在却觉得只依靠意志生活完全是卑劣、枯燥和狭隘。这就是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你没有收到或很晚才收到我几星期前的信；那封信不多几行是写给你的，其他几行是写给泰莱西娜妹妹的。你可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家里没有给我写信，也没有告诉我关于妈妈健康的消息？为此，我非常担心。

我浏览了米尔斯基亲王那篇论历史和史学的文章，我认为是一篇饶有兴味和值得一读的论文。几个月前我还读过米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论文，刊登在《文化》杂志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刊上。这篇文章也很尖锐，令人惊奇的是，米尔斯基以其智慧、透彻的见解至少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一部分。我觉得他的科学看法值得研究和写出札记，因为他显现出克服了某些偏见和文化僵化，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它们不断寄生地渗透到历史理论研究领域。我收到莫尔塔拉的《经济展望》；我觉得今年这卷表现作者改变了其年鉴的方向。经济危机及其令人恐怖的未知数促使莫尔塔拉确立了新立场；无论如何，在一年间学术观点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是可耻的。可以说目前我还没有真正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自然我应当有这么一个计划。我已经开始思考一系列问题，但到一定程度这些思考应当过渡到搜集资料阶段，也就是到工作和建构阶段，这就要求搜集并阅读大量书籍。这并不意味

着完全浪费时间，但意味着至少目前我在确定总的方向上已失去很强好奇心。我想给你举个例证：在最近几年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确定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某些特征。这种兴趣一方面源于我要深化国家概念，另一方面我想搞清意大利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虽然研究仅限于主线，但这种研究仍然是令人惊喜的。这种研究必须上溯到罗马帝国及其决定的“世界主义的”（“帝国的”）知识分子最初集中时期。因此要研究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组织的形成，该组织把欧洲特权阶级等形式赋予帝国知识分子世界主义的传统。依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在8世纪后，才开始国家通过国家干涉教会事务理论展开同教会的最初斗争，才能说到“民族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此前意大利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者，起着非民族的普救论者的作用（或为了教会或为了帝国），他们作为技术人员或专家为组织其他民族国家做出贡献，为整个欧洲提供了“领导人士”。他们不是作为民族阶层、不是作为各个民族阶级的专业集团集中的。正如你所见，这个题目可以写出一系列论文，因此需要全面广博的研究。对其他题目的研究也将如此。还必须看到，我在大学学习时形成的在语言学上严谨的习惯，使我或许过分地注重方法。这一切导致列出特别专业的书籍非常困难。此外，我给你列出我想读的两本书：1.德·马尔科教授的《政治斗争三十年（1894—1922）》，“南方丛书”出版社，罗马；2.吕西安·洛拉特的《罗莎·卢森堡之后的资本积累》，巴黎，里维埃出版社。你关于监狱新条例和在狱中可以进行翻译所写的那些内容是缺乏根据的设想；我不想投入连续性工作，因为我并不总能工作；此外，我认为在特殊房子里不可能长期坚持强制工作。最亲爱的，只要可能我尽力给你把信写得长些。亲切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8月3日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昨天我收到你给我寄来的信纸、信封和其他东西。下星期在登记、盖章之后，我就可以用你的纸写信了。再说，今天我很不情愿写信，其实我有点身体不适。下星期一我要详细地给你描述这种不适的所有症状，当有更多时间来观察自己时。酷热令我窒息。我睡眠很差。你认为我可以重服一段时间的安眠药吗？我觉得，我已经有6个月不服安眠药了。确实我可以在这里买到安眠药，但这里买的药很不新鲜，而安眠药又特别容易变质。我还需要另一件东西，我想要一支体温表。我总有印象——体温比正常值不是高就是低。这里可以到护士那里要体温表，但我的情况有两个特殊因素：1.我感觉在清晨体温低，而这里只在下午才量体温；2.最好有个精确并灵敏的体温表；“官方的”体温计很普通（几个月前我已打碎一个，他们让我赔偿8里拉），为了得出精确结果需要7—8分钟，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精确性。自打3月以来，也就是说自离开杜里以后，卡尔洛就没有给我写过信。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也没有从吉拉扎给我写信；他们没有回答我的3封信。几个月来你是我唯一的通信者，但我害怕如果你继续禁食试验（正如你在8月6日信中告诉我那样），你将会有佩雷利主教的马的结局。然而，你头脑怎么总杜撰出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本人写到很少进食，那就意味着你几乎什么也没有吃。根据这一观点，监狱提供的所有东西我都吃；我胃口很差，但我那份照样全吃完。在8月2日的明信片上，你提及某些涉及我诉讼的文件（翁贝尔托·泰拉齐尼的上诉状），律师（哪位律师？）认为我看看有益。为什么律师，这位不知其名的律师，本人不把这些文件寄给我？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办事方式。

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8月10日

## 225

最亲爱的塔吉娅娜：

上次我对你提及困扰我的不适。今天我想尽可能最客观地向你描述所有细节（我认为最本质的）。是这样开始的：8月3日清晨1点，恰恰15天前，我突然咯血。不是真正的止不住的连续出血，如我听他人描述那样，而是正如在呼吸时嗓子有痰那样，我听到咯咯声，随后突然咳嗽，嘴里满是血。咳嗽得并不厉害，声音也不大，就如同嗓子内的异物引起的咳嗽，时发时停，不是连续发作，也未引起痉挛。这样持续到大约4点，在这期间我大约咯了250—300克血。以后我不再满口是血，因间歇性黏膜炎产生血凝块。医生、齐斯泰尔尼尼博士命令我服用“氯化钙加千分之一肾上腺素”，并对我说他将关注病程。8月5日，星期三，医生对我进行了听诊并排除支气管疾病；他提出假设——我经常发烧可能是肠炎引起的。带血凝块的黏膜炎（并不严重也不经常）持续到几天前，这几天血凝块完全消失；即使有时我咳嗽相对厉害，也没有吐出血凝块；因此主要是偶发的神经性咳嗽。我出现一些症状证明肠炎引起发烧是可信的：8月5日或6日皮肤上出现异常，左前臂满布小红点，在脖子和左胸也有小红点（只是少些），而右臂上一点没有。发烧，是不规则和断断续续的。早晨6点体温是36.4—36.5度（一天早晨是36.1度），到11点半体温就升到37.4度，到下午2点又降至36.7度，到6或7点又升至37.4度。体温从未升至37.4度。从两个晚上起，发烧从晚上继续到半夜，折磨得我不能入睡，昨天夜里11点我量了一下体温，是37.4度。我在后半夜睡着了一会儿，今天早晨6点体温是36.4度。在咯血之前，夏季的酷热使我备受折磨，我总是汗流浹背，尤其是夜晚。夜晚汗如雨下持续到五六天前，随后就停止了，但有两晚上当我发烧时，又开始流汗，只是不似以前那么严重。我认为我把所有重要的消息都告诉你了。我还应当补充，我没有明显地衰

弱，也没有承受任何心理反应。只要我吐血凝块，就感觉口中有异物要呕吐，我觉得每当咳嗽时，就重现前次的血凝块；但今天（从我不吐血凝块起）这种感受也消失了，因此我不认为只是纯粹的心理印象。现在你可以给我提出你认为合适的所有建议。正如你所见，根本无须担忧，虽然需要“关注”，正如医生所说。

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你为我抄写的）科斯莫教授的信。印象非常复杂。我将感到非常遗憾，如果科斯莫教授略微怀疑：我可能作出怀疑他正直、人格尊严和责任感的判断。在《但丁传》的最后几页，他似乎成了信仰虔诚的天主教作家。我这一印象源于如下事实：科斯莫和杰罗萨一起为一家天主教出版社编辑了一本头几世纪教父作家的文选，我曾认为科斯莫皈依天主教。我确实没有想到，这种皈依可能丝毫没有“机会主义”色彩，更不具有唯利是图性质，正像在许多大知识分子那里发生的那样；同样杰罗萨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正如我清晰地记得，更具有詹森派而不是耶稣会的印记。然而，这件事使我非常遗憾。当我还是科斯莫的学生时，在许多事情上我同他意见不一致，虽然那时我的立场并未确立，自然姑且不提维系我们关系的情感。但我觉得，我越是接近科斯莫，就越如同当时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可以说在20世纪头15年），我们站在同一个战线上：我们完全地或部分地参加在意大利由克罗齐发起的道德和思想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的首要之点是，现代人可以并应当脱离宗教生活，可以理解成实际的或想象的或人们想说的其他东西的宗教<sup>①</sup>。我认为在今天看来这一点仍是现代意大利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文明成果不应当丧失，因此那种有点为教义辩护的笔调令我不悦，我产生了怀疑。现在我感到很遗憾，如果老教授由于我的缘故而感到痛苦，还因为从他的信中可看出他重病在身。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希望能同他相见，能同他继续那些讨论，在战

---

<sup>①</sup> 葛兰西提及克罗齐的一篇文章《宗教与平静》，1917年9月，加上短评后重新刊登在唯一一期的《未来城》刊物上，后来又在《新秩序》上刊登。



争年代，有时夜晚我们沿着都灵街道边走边进行的那些讨论。

最亲爱的，我收到监狱条例，我将申请能够阅读一至两种政治性报纸，不知是否获准和如何获准。如果只允许阅读一种报纸，我觉得不能不选《晚邮报》。如果允许多种报纸，除《晚邮报》外，我还会选《新闻报》和一种工会报纸——热那亚的《劳动》或罗马的《法西斯劳动》。目前我不知道各种报纸如何编辑和有何特色。我想象得出，罗马出版的报纸一如既往，总是最差的。不久前我刚刚收到安娜的照片。我觉得，她比我在1923年8—9月最后一次见她时强壮多了；当时她非常瘦，至今印象深刻。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缺少某些东西，就能购买其他食品；现实是缺乏可买的商品。今年只卖了几次水果，每次我都买一些。新鲜奶酪很长时间没有卖过了。小卖部里出售的食品（因怕胃疼）根本不敢吃；医生对我说我连火腿都不能吃。我强制地遵循医生的嘱咐，虽然只吃黄油拌米饭、牛奶和鸡蛋，但肠道总不舒服。我收到从吉拉扎寄来的信件；家人全都患上疟疾热。你怎么能够想到，我给妈妈写信时提及许多人观念习惯于我在狱中？我的母亲不可能亲手给我写信，我想这使她很不愉快。一位侄女给我写信说，她很绝望，因为卡尔洛也不给她写信；确实需要让卡尔洛洗脑以引导他改变行事方式。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31年8月17日



### 最亲爱的妈妈：

我收到梅娅、弗兰科和泰莱西娜的来信及关于大家健康的消息。但为什么让我长时间得不到消息？即使患上疟疾热也可写几行，我就是收到美术明信片也同样高兴。我也正在变老，你明白